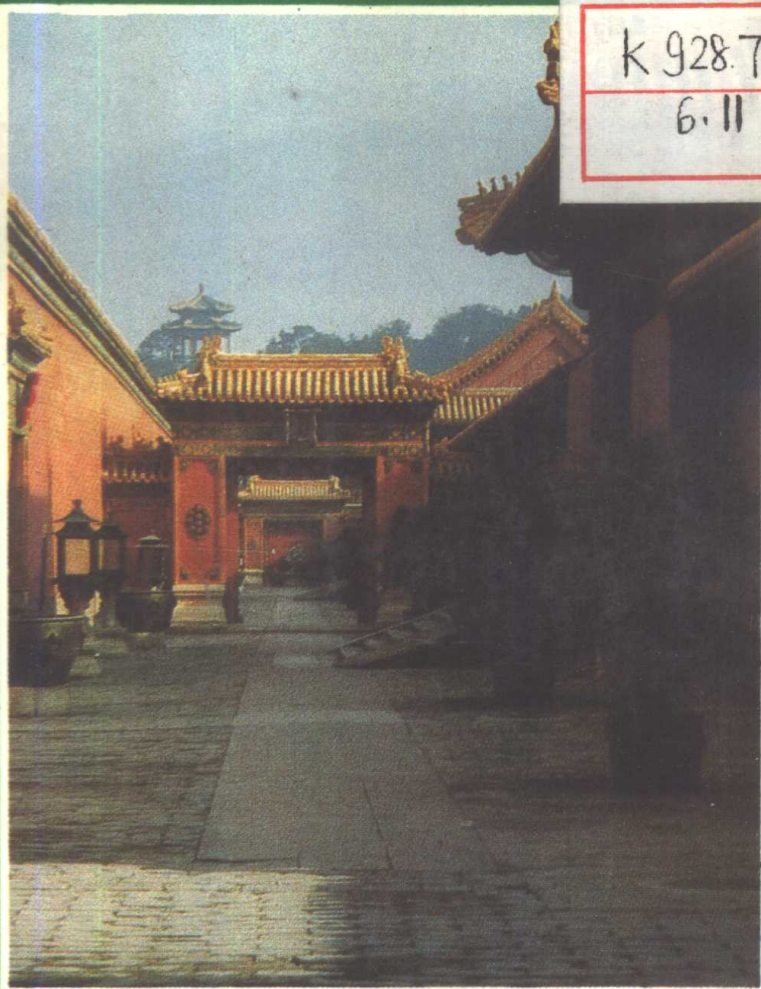


k 928.74

6.11



明清兩代宮苑 建置沿革圖考

朱 僊 著



朱 僊 著

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朱 僊 著

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一九九〇年三月 定價 貳元捌角伍分整

ISBN 7-5300-0018-7/K·11

前言

單士元

朱偁先生早年留學歐洲，歸國後，正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，佔據東北各省，后又延及冀東。朱先生在北平舊都處于危急之際，因而對於故都北平，從元代建大都，延續明、清兩代王朝的城市規劃、宮殿園囿等的組合藝術，出于愛國之心，從事系統的研究。雖然元代大都城早在明代洪武永樂年間，已經破壞，朱先生徵文考獻，實地步履調查成《元大都宮殿圖考》，隨後又成《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》和《北京宮闕圖說》。

朱先生爲書香世家，文學、歷史造詣均深，爲了科學研究，對北京、南京明代宮殿沿革，考查殆遍。明、清兩代北京規劃及宮殿園囿保留完整，排比著述，內容翔實，益以文獻史料，敘述原委。在當日著書發表，實能啓迪讀者熱愛祖國之心，非僅爲考古之作也。至于研究元、明、清三代北京城市宮殿史者，在早一些，固已有從事此項學術研究者矣，但多屬考古之作，朱先生著述之時間與動機，用意之深，所起之影響，則勝于前者矣。又在商務印書館印行，流傳既廣，影響亦遠，數十年來仍爲人所稱道。近歲以

T-58-30

來中國史學界、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研究首都北京歷史，著作豐富，研究成果超越前人，而數十年前之舊作在今日可取資之處亦正多，北京古籍出版社將朱先生早年著作再版發行，對研究北京史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，再版之功，當為讀者所贊許也。

*

*

*

本書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。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據一九四七年本重新排印。

自序

有明一代，宮殿苑囿之盛，遠逾清世。當時皇城之內，皆爲宮苑及內府衙署所占，大內之外，復有『南內』『西內』，其規模之宏壯，創造力之偉大，殊非滿洲所可比擬。繆小山雲自在龜筆記，嘗記康熙二十九年，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摺子，共七百八十六座，滿清所存，不及十分之三；當時諸臣復奏云：『考故明各宮殿九層，基址牆垣，俱用臨清磚，木料俱用楠木；今禁內修造房屋，出於斷不可已，凡一切基址牆垣，俱用尋常磚料，木植皆用松木而已。』又四十九年康熙上諭，言明季宮女至九千人，內監至十萬人，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，供應銀數百萬兩。此種宮廷經濟，誠爲史上巨觀，讀劉若愚酌中志，猶可想見其盛。余幼時家居地安門內簾子庫，就學西什庫，日常行蹤所及，如內宮監、織染局、酒醋局、惜薪司、安樂堂等處，皇城以內地名，幾無一非明代內府二十四衙署及大小各作遺蹟也。試登景山而望，薊門煙樹，宮闕嵯峨，彼鬱鬱蒼蒼者，無一非朱明經始之烈；而自命遺老者，乃臨睨而思滿清，不亦數典而忘其祖耶？余

昔在北平圖書館，得見清初皇城宮殿衙署圖；既又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，得見乾隆京城地圖，比較二圖，參證羣書，因得明清以來建置沿革。因彙爲一編，作故都紀念集第二種，繼元大都宮殿圖考出版，爲研究現代北京宮闕之先導也。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僊序於青溪。

目錄

緒論.....

第一章 明代之建置.....

第一節 締造時期(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).....一〇

第二節 擴充時期(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).....一七

第三節 守成時期(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 崇禎).....二八

第四節 毀壞時期(李自成之焚大內).....三七

第二章 明崇禎朝之皇城及宮闕制度.....四〇

第一節 皇城及紫禁城.....四一

第二節 紫禁城東.....五三

一 內府諸衙署.....五三

二 重華宮.....五四

三	南內	五五
四	皇史宬	五七
第三節	紫禁城西	五八
一	大高玄殿	五八
二	萬歲山	五八
三	西苑及禁城之間	六〇
四	西苑	六一
五	西內	六〇
六	西苑以西內府諸衙門	七六
第四節	結論(附明內府衙門職掌表)	七七
第三章	清代之建置	八五
第一節	修復時期(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)(附清一代重要工事表)	八五
第二節	增建時期(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六十年)	九七
第三節	守成時期(嘉慶元年至清末)	一〇九
第四章	民國以來之興廢	一一

緒論

述明清兩代宮闕制度者，於明則有劉若愚酌中志，呂毖宮史，於清則有國朝宮史，國朝宮史續編。敘明清兩代宮苑沿革者，則有清康熙時朱彝尊之日下舊聞，乾隆時敕修之日下舊聞考，光緒順天府志卷三繆荃孫覆輯之遼金元明故宮考。此外私人筆記，記載宮苑建置，網羅史事舊聞，則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，毛奇齡西河詩話，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。他若游記雜錄，如李默游西內記，韓雍賜游西苑記，以至於沈德符野獲編，燕超游覽志，嘉隆聞見記，眉公見聞錄，湧幢小品，懋書等，多至不可勝數。近人整理北平史蹟，或編爲長編，（瞿宣穎北平史表長編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）或擬爲方志，（北平研究院擬出版之北平志）或彙爲史料。（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各期單士元編明代營造史料）上下五百年間，典章炳煥，圖籍雜陳，似不必再窮心力，綴詞藻，作此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，以一人之精力，與古人之著作或團體之物力競勝。然余終不得已於言者，有二端焉：

(二) 明清以來言故都掌故者，大都勦襲舊聞，敷陳詞藻，欲求系統清晰，圖繪精審，確然以遞嬗沿革之狀，昭示後人者，實難多得。書籍雖衆，皆非吾人所當意者。試將上列資料及參考書，分組批評如左：

(1) 屬於皇家編纂者 如清代之國朝宮史，國朝宮史續編，大都頌揚功德，敷陳詞藻，御題楹扁詩文，觸目皆是。而於建置沿革，大內規制，以及建築上之特點，反付闕如。名爲宮史，實一代之宮禁敘置而已。且書中記載，亦不能完全無誤。例如國朝宮史續編卷五十八，敘雨華閣後，爲昭福門；門外，西爲梵宗樓，實則雨華閣西北，卽爲梵宗樓，樓後始爲昭福門也。且無地圖，憑東南西北前後左右，以爲敘置，仍不能令人想像全局。例如建福宮後西花園一帶，於民國十二年被焚，專憑宮史，卽已不能確定其位置。此爲一般古籍敘述建築之通病，固不止宮史已也。

(2) 酌中志及明宮史 劉若愚酌中志二十四卷，一名燕史小草，又稱明宮史，亦有專指第十七卷，名曰大內規制紀略，與呂慈明宮史一書，同爲紀實之作。蓋二人身處宮禁，皆所親歷，較諸外間傳聞，自不可同日而語，實爲研究明代宮室之第一等材料。惟二書記載，不能綱舉目張，往往於敘述規制之中，忽夾以宮廷瑣事。馴至系統不明，

條例不清，且敘述次序，隨心所至，又無圖以爲之輔。故讀者往往詳細研求，尚有不能得其所述之地點者。此則二書之通病也。

(3) 日下舊聞及日下舊聞考，以網羅舊聞，記載掌故，爲其職責，故搜羅材料，不厭繁多，瑣事佚聞，不殆煩細，然往往旁徵博引，而迄無定見，前後矛盾，而不思解決，是其缺點。又其所引材料，亦未能加以審查，如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三引明太祖實錄，以爲燕王府建築，符祖訓定制，不知燕府因元舊內，未嘗改作，燕王上建文書，固未嘗諱言宮室僭越也。其所以然者，太祖實錄兩經篡改，遂致實錄不實，特日下舊聞考及繆荃孫明故宮考，皆未見及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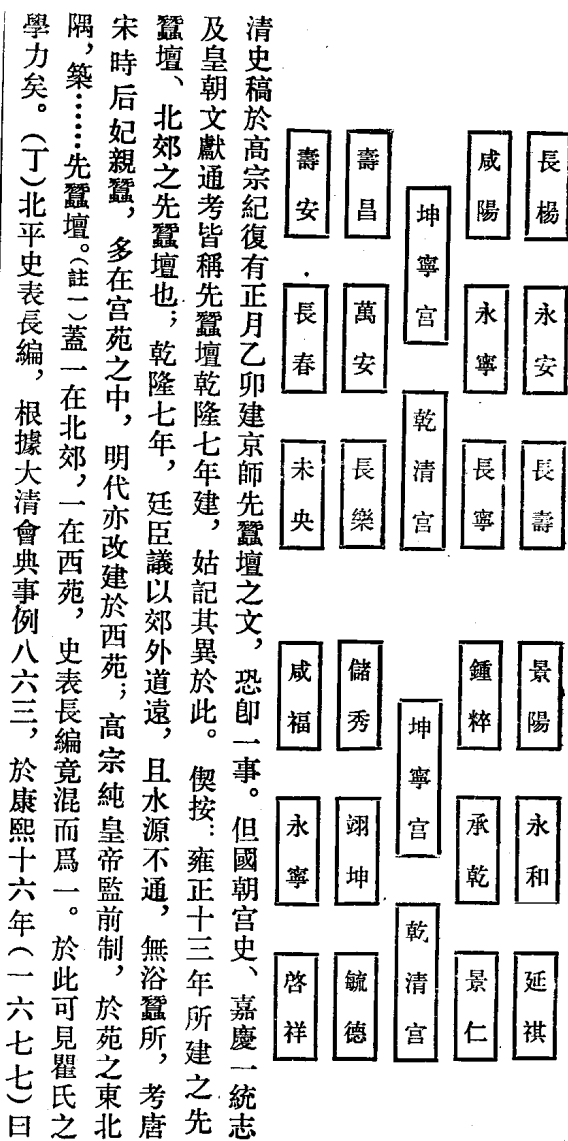
(4) 繆荃孫明故宮考(順天府志三)一文，雖刪繁就簡，綱舉目張，已略較酌中志爲佳；然其中考證錯誤，記載複出，亦復不少。其考證錯誤者，如謂：萬歲山上……有亭五，曰毓秀亭，曰壽春亭，曰集芳亭，曰長春亭，曰會景亭。不知毓秀亭實卽毓秀館，壽春、集芳二亭，註中謂出自酌中志，實則未見，而會景亭雖見於酌中志，但在山後而非山上。景山五亭，實建始於清乾隆十六年，(見國朝宮史)故北平圖書館所藏清初皇城宮殿衙署圖，景山上尚無亭也。繆氏蓋不知景山五亭建於乾隆，而必欲於萬歲山壽皇殿覓

五亭以湊數，遂致前後複出，誤引羣書，亦可慨也。又如記大高玄殿云：「炁真閣、栩靈軒、象一宮，皆供奉釋道處，……殿門前有二亭，制極巧，中官呼爲九樑十八柱。此段記載，錯誤有二：大高玄殿全爲供奉道教之所，與釋無關，謂供奉釋道，其誤一也。殿門前二亭，制極巧，實卽炁真閣及栩靈軒，今日尚存，其誤二也。又繆氏所引諸書，疑未遍覽，如引劉若愚酌中志，或作大內規制記略，或作蕪史，或雖引酌中志而實不見於酌中志，蓋輾轉相引，遂不免名目複出耳。

(5) 北平史表長編 瞿氏作北平史表長編，於其序例中自敘曰：「……於是先取遼、金、元、明諸史及東華錄諸書之涉於北平史蹟者，分年繫之；不足，更取諸日下舊聞考，順天府志，皇朝文獻通考，大清一統志，會典事例，宮史，圖書集成諸書，而諸私家記載之可信者亦多采焉。然夷考其實，取材不過上列諸書，足供明清兩代建置中心史料之實錄，未嘗採取。故闕漏既多，錯誤亦繁。試略舉數例，以見其闕誤：(甲)明永樂時之十二宮，原名正史失載，惟據明宮殿額名，明會要，及劉若愚酌中志，猶可考見。東一長街之東，由南而北，曰長寧宮、永寧宮、咸陽宮；東二長街之東，由南而北，曰長壽宮、永安宮、長楊宮。西一長街之西，由南而北，曰長樂宮、萬安宮、壽昌

宮，西二長街之西，由南而北，曰未央宮、長春宮、壽安宮。北平史表長編，概未采入，猶不足怪。所可怪者，嘉靖十四年（一五三三）五月，盡更十二宮名，爲明代宮史之一大轉變，散見明宮殿額名，春明夢餘錄、明會要、酌中志諸書，乃亦一字未着，是誠不免疏漏矣。按明宮殿額名：嘉靖十四年五月，更永安宮曰永和宮，長楊宮曰景陽宮，萬安宮曰翊坤宮，壽昌宮曰儲秀宮，長春宮曰永寧宮，壽安宮曰咸福宮。又據春明夢餘錄，嘉靖十四年五月，更長寧宮曰景仁宮，更據明會要卷七十一，同年同月，更未央宮曰啓祥宮。以上更名年月可考者凡八宮，其他四宮，雖不可考其更名年月，然十二宮本爲對稱，既有景仁，必有毓德，既有翊坤，必有承乾，既有儲秀，必有鍾粹，既有啓祥，必有延祺也。更名前後之十二宮，略圖如左：（見第六頁）

以如此重大之變更，而北平史表長編一字未提，不謂之疏漏不可也。（乙）李自成之入京也，於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四月二十九日夜，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西遁，見明史流寇傳、烈皇小識、明季遺聞等書，是爲北京宮殿之有數浩劫，故滿清入關不得不亟事修復，乃北平史表長編亦一字未提，其疏漏二也。（丙）北平史表長編一二七頁，於雍正十三年（一七三五）下，繫以建先蠶壇事，但識其疑曰：按會典亦以建先蠶壇爲雍正十三年事，



註一 國朝宮史續編卷六十八。

因咸安宮舊址改建壽安宮，曰重修慈寧宮，乃於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一）亦云然，前後一字不爽；又根據會典事例八六三，於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〇）曰：天安門外建石橋七座。於三十年（一六九一）曰：重修太和殿，中和殿，保和殿，乃於乾隆二十九年三十年（一七六四——一七六五）亦云然，前後亦未差一字。又於康熙三十九年（一七〇〇）曰：勅建文淵閣於文華殿之後，以爲藏書欽定四庫全書之所；乃於乾隆三十九年（一七七四）又云：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。按文淵閣實建於乾隆三十九年，見國朝宮史續編卷五十三，時四庫全書尚未成也。（註一）今瞿君乃欲速觀其成於七十四年以前，史表云乎哉！長編云乎哉！

至於其他私人筆記，以及史料彙編，則或本東鱗西爪，漫無統屬，且本身之可信與否，尚待審查，或則本爲史料，尚待整理。故典籍雖衆，而差強人意者尚未之有也。著者生長燕京，二十餘年，宮廷苑囿，無不遍覽，自信對於實地考察方面，尚有一日之長，故不揣簡陋，究其沿革，製爲圖考。此寫述本書之動機一也。

（二）自東北淪亡，熱河失守，日人方面，已有熱河行宮一書問世。國人不自奮發，不自

註一 見乾隆文淵閣記。

寶其祖宗遺物，一旦淪於異域，乃始俟異國人爲之整理，不亦大可悲乎！吾人讀日本今西龍君產麗諸陵墓調查報告書，輒深亡國之痛也。夫今日北平，已成四面楚歌之危境，吾列代相承之文物制度，吾七百年來艱辛締造之故宮苑囿，壇廟寺觀，無一非民族文化之結晶，先民心血之所創造也。吾知國人之心不死，大漢之魂不滅，必不容異族長此窮兵黷武，蠶食鯨吞也！故吾當此絕續存亡之際，寫故都紀念集問世，共有七種：一曰元大都宮殿圖考，二曰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，三曰北京宮闕圖說，四曰北京壇廟圖說，五曰北京苑囿圖說，六曰北京寺觀圖說，七曰北京附近陵寢圖說。冀以激發國人民之思想，而長慷慨赴義之志氣也。於此篇中，尤再三致意於明代創造之規模，蓋今日之北京，宮闕蹉峨，雲樹鬱蒼者，固無一非朱明經始之烈也。

有此二端，故不揣個人學力之渺小，圖書設備之不足，毅然肩此重任，寫爲此書行世。本書之目的，在昭示北京宮闕遞嬗沿革之蹟，期以清晰之系統，精審之圖繪，敘述故宮之沿革。然余既非建築學者，又非考古學家，徒以一己之興趣，發乎興亡之感慨，勉而爲此。尚望海內學者，有以見教之也。